

## 冬天的阳光

■ 周家海

冬天的阳光轻轻地流淌  
流过天空的牧场  
马牛羊无所事事地  
逡巡徜徉  
俨然是将军在检阅沙场

冬天的阳光悄悄地吟唱  
它把美妙的歌声刻录进了  
人们无数双眸子的仰望  
和那等待已久的——  
因为激动而颤栗的心房

冬天的阳光静静地滋蔓  
河山山川沉入酣梦  
大地在暗暗蓄积着力量  
准备在来春勃发盎然生机

冬天的阳光美美地照耀  
谁能一眼就看透  
草木们深埋在泥土里的  
雀跃欢欣地一声不响……

## 无言的诉说

■ 忆青

你是中国士兵，  
你的面容永远年轻。  
青春年华，  
永驻他乡。

啊！  
你说你不舍，  
心儿在牵挂。  
英雄无言，  
用生命诉说挚爱。  
你是华夏古城，  
你的故事那样生动。  
全民皆兵，浴血荣光。

啊！  
你说你无悔，  
铁骨铸丰碑。  
青砖无言，  
用弹孔诉说坚强。  
你是浴火凤凰，  
你的美丽令人神往。  
古运河畔，再吐芬芳。

啊！  
你说你有梦，  
扬帆又起航。  
山河无言，用重生诉说辉煌。

## 喧嚣的黄昏

■ 龚安明

一片竹林挨着一片水杉  
成为冬日里  
鸟雀们集会聚居的宫殿  
尽管处于城市的中心  
繁华的马路边  
每到黄昏  
这里都会有一阵  
缘于无数鸟雀嬉闹欢笑的喧嚣

当黑夜张开巨网  
慢慢吞噬落日的余光  
成群结队的鸟雀  
到了入林的时刻  
在林子上起起降降  
撒出一张又一张大网  
似乎要把林子笼罩吞噬一样

早已冬眠的水杉被吵醒睡梦  
腾空枝杈迎接那些精灵  
顷刻间 光秃的树枝挂满了果实  
一个个灵动的花朵在翘首弄姿  
一群群久别重逢的故友  
争相诉说它们的感慨快乐  
随后便飞入竹林 栖身过夜

茂密的竹林  
如沙漠绿洲将鸟雀吸引  
飞入竹林  
出出进进 嘈杂纷纷  
用各自的长腔短调 高歌低吟

一片喧嚣沸腾的声音  
为寒冷的冬日  
送来一份温馨

乡下的冬天来得特别早：日头没偏过山头多久，黑蒙蒙的夜幕便早早落下，盖住一切；也来得特别的黑：树木不见了，草垛不见了，一切都躲到这张黑漆漆的大幕里。

风呼呼地刮，让人特别地揪心；也特别地尖利，刮得刀割一般。哪儿也不想去，乡下人便早早关好门窗，吃好晚饭，便在厨房的中央，就着刚才做饭菜剩下的火，再烧上从山里挖来的老树兜子，旺旺的，烧暖了整个屋子。

洗完碗筷，剥好猪菜，忙完了手头的零活，一家人慢慢地靠到这暖暖的火塘边。有时候，邻家跑来一两个喜欢聊天的伙伴，大伙乐融融地挨在一起，天南海北聊着，聊着这漫漫的冬夜。

先是聊聊小孩子在学校的情况，严肃说说几句，或者笑呵呵地夸上一会。小孩子很懂事地点点头，乖乖的样子。话题一会就会转到村里的谁谁，丈夫出外

■ 莫景春

打工了，竟耐不住寂寞，偷偷跑上谁家过夜去，还是个小媳妇，大概是冬天天冷，找个人取暖取暖了。大人饶有兴趣地说着，小孩似懂非懂地听着，但从大人那愤慨的神情里，他们心里也充满着鄙夷。

嘴勤的妇女坐在火塘边，手也勤，针线上下翻飞，纳着鞋垫织着寒衣，把丝丝情意织进。男人们则跷起二郎腿，“吧嗒吧嗒”地吸着旱烟袋或者纸烟，尽情地享受这一人生难得的悠闲。老人在火塘上架起一只高高的炉子，把那短嘴的铜壶架上，加满水，任由旺旺的火烧着，咕咕滚开，倒下泡茶喝，一边喝茶，一边谈天，那么的惬意！嘴馋的小孩扔

进几颗红薯，盖了煨着，一袋烟功夫刨出来，掰开分吃，焦黄的皮和鲜嫩的肉香喷喷的，烫了手和嘴，有暖暖的焰火味道，让人格外的温暖。

最有趣的是听老爷爷讲古，总是让人开怀大笑。要讲故事了，老爷爷总是先捋捋胡子，顿了顿声音，故作神秘的样子，然后故事慢慢从掉了牙的嘴里漏出来。

老爷爷最喜欢讲三国故事，特别是关羽张飞，说到张飞独立当阳桥，大声喝退曹军。老爷爷热血沸腾，手握拳头，在那里不断挥舞着。声音也高亢许多，唾沫横飞，慷慨激昂，仿佛他就是当年的张飞。

## 火塘话暖

在一旁听着的我们也被感染了，异常兴奋，小拳头也不禁紧紧握着。有的甚至摩拳擦掌，手舞足蹈，纷纷学着故事里的张飞，有一种顶天立地的气概。火塘里暖暖的火不停地靠着，温暖着我们的身体，激情澎湃的故事更是温暖了我们幼小的心灵。

火塘里火焰不停地摇曳着，那灼痛的跳跃，那哑默的呼吸，好像是用尽了平生最后的力。火焰的花瓣则是冒了星子的，如舌般柔韧，舔着铜壶，顺了铁梁蹭蹭地窜，一绺绺，一朵朵，一排排，精灵似的躲着闪着，羞着涩着，窜上去，随后跌回，再窜，又回，温暖着一切。

小时候，家境贫寒。记忆中，母亲总是将一些地瓜片切成细条油炸，地瓜条炸得焦黄焦黄，又脆又甜，甚是可口。母亲将炸好的地瓜条放在一个皮口袋里，作我的零食。煮饭烧火的时候，我自然不会忘记随手扔两个地瓜到灶洞里。吃过饭，将烤焦的地瓜从灶洞里抖拔出来，撕去皮，润红润红的芋体冒着热气。

在我往事渐淡的记忆中，幼时整个漫长的冬季里，那个幽深的窖子，我现在恍然明白，那里面储藏的不单单是地瓜，更是一个寻常人家殷实的日月啊！那窖里，风雪扫不到，雨水侵不着，温暖、干燥。在那些个寒冷的冬季，这窖子仿佛一直在冒着热气。在物质极其贫乏的旧日里，窖里储藏的地瓜，蕴着可口的甜意，给人喜悦，暖人心田。

## 读书思人

■ 解希

是阴森森的黑暗，仿佛是万丈深渊，或有一条大蛇正张口吐着信子，株守在梯口。妈，太深了，我还是上来吧！我准备打退堂鼓了。都快到底了，母亲鼓励我说，没事的，男子汉嘛！我深吸了一口气，咬咬牙硬着头皮继续往下，额头坠满汗珠。好在再下不到四五个台阶，到底了，我深嘘了一口气。

窖内，静谧、踏实。抬头看窖口，浑圆，像一轮月亮般仿佛很遥远。窖底干燥、温暖。就着微弱的烛光，那些地瓜，像一只只睡在太阳下的小猫，发出了静静的鼾声。

## 地瓜阵阵香

冬日，白露成霜。这时节，父亲便将家里丰收的地瓜移到窖子里，让地瓜在窖子里，安心地过冬。待腊月的时候挑到集上去，可以卖个好价钱的。

这窖子，在我家的厢房内。直径大概一米左右，深度不足两丈。平时窖口是用一个木盖盖住，在冬天里用作储藏地瓜。曾经，父亲见我对窖子好奇，吓唬过我。你，他指着我说，别打那窖子的主意啊，那里面可能有蛇，水桶一般粗细，吐着红信子。

冬夜里，隔断时间，母亲会挎着篮子，手拿蜡烛，到窖里去

拿些地瓜上来吃。不是有手电筒吗？我问。母亲说，蜡烛不光是为了照亮，还为了检测窖下是否缺氧。幼时的我对于氧气还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只是茫然的点头应着，但对于那窖子，愈发充满了好奇。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午后，母亲推不过我的央求，终于答应给我下一次窖子。她先是自己下去了，上来后把蜡烛交给我，说，当心点啊，继而又说，不就是一个窖子吗？这孩子……

我攥着蜡烛，顺着梯子向窖下挪步，在镂空的黑暗面前，我的脚步像坠了铅一般沉重。窖下

■ 孔浩

协在鲁南艺术学院举办纪念建国50周年暨人民政协成立50周年全市书画、民间艺术大展，我作为工作人员，在张老师的指导下，布展、写标签，每日里忙得不亦乐乎。而张老师拖着残疾的腿，在展厅里跑前跑后，每一件展品的摆放位置、装饰映衬都做得非常仔细，其辛苦可想而知。当时只知道张老师是文化干部，被邀请来帮忙当展览艺术顾问的，但没想到他竟然亲自上阵，在身体情况不佳的情况下还干得那么认真，令我们几位年轻人很是感动。从展前到展后，工作、吃饭都在一起，接

触的时间长了，我们对张老师都有了初步的了解。知道他原来在市文化局工作，后来到了美术研究所担任所长，探索研究的领域较广，对绘画、雕塑、建筑、工艺美术和展览组织筹备、美术教育、文艺汇演编排，以及民间艺术等均有所涉猎，并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尤其是对鲁南地区民间艺术的保护、传承，及对外传播弘扬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先后被中国工艺美术家学会、山东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吸纳为会员，1995年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民间工艺美术家”称号。

那次展览之后，曾在不少场合见到过张学志老师，每次见面，他都是那么热情，询问我的工作、学习情况，鼓励我在自己喜欢的书法篆刻艺术上多下功夫，并提醒我从艺要耐得住寂寞，不能急功近利。

近日，好友董鹏送给我一册他淘来的《张学志作品》，看到这本书，张学志老师的音容笑貌又浮现在我的脑海之中，不知不觉，张老师已经离开我们7年了。

我和张学志老师相识于1999年国庆节前夕。当时市政



## 享受微笑

每天来存款、取款、汇款的人络绎不绝，面对的大多数人都是一些陌生的面孔，即便是来过多次的人，我也很难记住他们的容颜。然而，要隔上好几天才来一次的老太太是个例外，我记住了她。

林老太的脸上始终挂着一抹笑容，即便是排队等候的时间里，她都乐呵呵地坐着，仿佛她不是来排队取款，而是等待一场盛大的颁奖典礼，而领取奖杯的主角便是她。有时，她来晚了，直到下班，也没轮到她，她也会笑着离

开，未曾听见她抱怨过一字一句。

林老太取款的数目很特别，每次只取一百，不多也不少。她来取款，就像是来求我们帮她办了一件私事而欠了我们一份人情似的，总是说“麻烦你了”、“谢谢”、“你们服务真的很好”之类

的言辞，弄得我们几个营业员很不好意思，不停地回复她“您不用客气，这是我们的职责”。

有一次，正好来换班的同事在等候大厅看到林老太，便问她为何不在大厅里的自动取款机上取款。林老太回答同事说：“我不喜欢那冷冰冰的机器，她总是不言不语的，就像不是取我的钱，是跟它借的一样，我喜欢看你们微笑的面容和享受你们说‘不用客气’时的那种温暖。”

■ 肖进